

# 西域出土唐代文书中的“贯”

毕 波

(中国人民大学 国学院, 北京 100872)

摘 要: “贯”是中国古代特有的货币量词,但其用法很少有人关注。本文通过对唐代西域地区出土胡语、汉文文书中相关例证的分析,考察了“贯”的用法。文章指出,尽管“贯”的意思是 1000 文,但西域地区发现的唐代文书表明,通常情况下只有钱数大于等于 10000 文时才会用“贯”。文章还从“贯”的使用初步考察了中原货币文化在西域地区的传播。

关键词: “贯”; 货币量词; 唐代; 西域; 汉文文书; 胡语文书

中图分类号: K 24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5919(2012)04-0129-08

## 一、作为货币单位的“贯”

贯,《说文·母部》释作“钱贝之贯,从母、贝。”段玉裁注“其字从母、贝,会意也。”<sup>①</sup>由此可知,“贯”是一个会意字,本义指串钱的绳索,后来演变为用于计算金属铸币(主要是铜钱)的单位。贯的使用初见于两汉时期,其时铜钱的单位是钱,一钱以上以万进;至魏晋南北朝时期,单位改称“文”,以千计,一千文为一贯<sup>②</sup>。不过,这一时期的贯还可用来称量货币以外的事物,因此,作为一种币制单位来说还没有完全专用起来。至唐代时,贯正式发展为货币量词<sup>③</sup>。在宋以后纸币出现之后,贯仍被用来作纸币量词词汇。贯的使用时间很长,直到明清时期。

除贯之外,唐代用来计量铜钱的还有缗。缗本义“钓丝”,用作穿钱的绳索,进而引申为货币量词,一千文为一缗。作为货币量词使用的贯和缗,虽然从数值上来说,和用数词千表示完全相同,皆指 1000 文钱,但其所用场合并非无所区别。从文献记载可知,唐人对贯、缗、千常常是混用,相较于“缗”而言,“千”和“贯”在唐代的使用频率要高出很多。特别是“贯”,作为汉语中特有的货币单位,不仅在唐代的史书、典籍中屡见不鲜,在西域地区出土文书中也时有出现<sup>④</sup>。不过,对于“贯”在西域地区的用法,就笔者陋见所及,未曾有学者留意过<sup>⑤</sup>。这当然无可厚非,因为这确实是一个很容易被忽视的问题。

收稿日期: 2012-05-10

作者简介: 毕波,女,陕西蒲城人,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副教授。

基金项目: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西域历史语言研究”(项目编号: 10&ZD086) 成果之一。

① 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316 页。

② 彭信威《中国货币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158 页。

③ 关于“贯”词义的演变历史,参看刘世儒《魏晋南北朝量词研究》,北京:中华书局 1965 年版,第 245 页;王绍新:《唐代诗文中名量词的运用》,程湘清主编《隋唐五代汉语研究》,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333—334 页。

④ 洪艺芳已指出,敦煌吐鲁番文书中以“贯”量“钱”之例相当多,具体例证参看其《敦煌吐鲁番文书中之量词研究》,台北:文津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412—413 页。

⑤ 洪艺芳上引书虽列举了不少例证对其予以说明,但并未关注到上述问题。

## 二、和田出土胡语文书中的“贯”

在和田近年发现的粟特语文书中,有一件关于棉布(粟特语: *wyš'yny* 或 *wyšyny*) 买卖的经济文书,其中“*ptkwk*”一词先后三次出现<sup>①</sup>,作为粟特语文献中首次出现的新词 *ptkwk* 的意思起初并不明了。该词在同样出自和田的两件犹太-波斯语(Jewish-Persian)文书中也出现过两次,写作 *ptkw*。斯坦因发现那件的研究者 Bo Utas 教授认为该词词源为阿拉美亚语(Aramaic),将其释作“罐子”<sup>②</sup>,而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文书的解读者张湛、时光,则根据其后所接的词为“钱”( *pšyz* ),推定该词表示某种货币单位<sup>③</sup>,这为最终释读该词指明了方向。和犹太-波斯语文书中的情况类似,这件粟特语文书中的 *ptkwk* 每次出现时,也是其前为数字,其后为“钱”( *pnj* ),表明该词应是指一种货币计量单位,而由其构词源自动词“贯、穿”可以推知,这是一个借自汉语货币量词“贯”的粟特意译词<sup>④</sup>,这个汉语中特有的货币单位也通过粟特人而为于阗的犹太人所借用。“贯”是用来计量方孔铜钱的单位,一般来说,和田出土唐代文书中单称的“钱”,应指流行于当地的开元通宝或乾元重宝铜钱,大历以后唐朝内地铸钱无法正常进入西域地区,则应指安西本地所铸之大历元宝和建中通宝铜钱<sup>⑤</sup>。因此,粟特语和犹太-波斯语文书中该词意思应和其汉语所借词相同,是指铜钱一千文。

值得注意的是,在和田新发现的这件粟特语文书中,也多次出现了粟特语常用的数词“千”( *1LPw* )。为便于分析,此处将相关内容列表给出:

表一 和田出土粟特语文书中的“贯”与“千”

千( <i>1LPw</i> )			贯( <i>ptkwk</i> )			
出处	数目(粟特语)	数目(汉译)	出处	数目(粟特语)	数目(汉译)	钱数
R9	1LPw ctβ' r 100 pnj	1400 文	R8	'δw ptkwk pn( y)	2 贯文	2000 文
R10	1LPw ( ' ) δry 100 pnj	1300 文	V9	δs' pt( kwk) ctβ [ ' r	10 贯 400 文	10400 文
V5	1LPw · [	1000 [文				
V1a	1LPw ptk( w) k pnj	1000 贯文	V1a	1LPw ptk( w) k pnj	1000 贯文	1000000 文

既然这件文书中也出现了粟特语本有的表示 1000 的词 *1LPw*,为何还要再用一个汉语借词“贯”呢?仔细分析上表,不难看出如下事实,即:大于等于 1000 文、小于 2000 文的数目,如 1000、1300、1400 文,

① Bi Bo and Nicholas Sims-Williams, “Sogdian Documents from Khotan, I: Four Economic Documents”, *Journal of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130. 4, 2011, pp. 502 - 504.

② Bo Utas, “The Jewish-Persian Fragment from Dandān-Uiliq,” *Orientalia Suecana* 17, 1968, p. 133.

③ 张湛、时光《一件新发现犹太波斯语信札的断代与释读》,《敦煌吐鲁番研究》第 11 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8 [2009] 年版,第 96 页。他们指出,这两封书信关系密切,均写于 8 世纪末 9 世纪初,且可能出自同一人之手(第 79 页)。

④ 具体释读参看 Bi Bo and Nicholas Sims-Williams, “Sogdian documents from Khotan”, p. 506. 吉田豊教授认为该词是借自“缙”[2011 年 8 月 20 日给笔者 email]。不过,基于对 *ptkwk* 词源的分析,以及唐代正史、典籍中“贯”的出现频率远远高于“缙”、西域出土文书中“缙”非常罕见的事实来看,我们还是认为该词是借自“贯”而非“缙”。

⑤ 参看 F. Thierry, “On the Tang Coins Collected by Pelliot in Chinese Turkestan (1906—1909)”, *Studies in Silk Road Coins and Culture. Papers in honour of Professor Ikuo Hirayama on his 65<sup>th</sup> birthday*, ed. by K. Tanabe, J. Cribb and H. Wang, Kamakura 1997, pp. 149 - 179; Helen Wang, *Money on the Silk Road. The Evidence from Eastern Central Asia to C. AD 800*. London: The British Museum Press, 2004, pp. 29 - 32; 王永生《大历元宝、建中通宝铸地考——兼论上元元年以后唐对西域的坚守》,《中国钱币》1996 年第 3 期,第 3—11 页。

其中的位数词“千”是用 *1LPw* 来表示的,而“贯”( *ptkwk* )只用于超过 2000 文以上的数目<sup>①</sup>,和粟特人关系密切的犹太-波斯语文书中<sup>②</sup>,有贯( *ptkw* )出现的两个数目 30 *ptkw* ( 30000 文)、100 *ptkw* ( 100000 文)<sup>③</sup>,也是大于 2000 文的数目。这表明,书写这些胡语文书的粟特人和犹太人在使用借自汉语的货币量词“贯”时,遵循着一定的原则,和数词“千”区别使用。

无独有偶,和田地区出土的唐代于阗语文书中,也有与此类似的现象存在。于阗语中表示钱的词是 *mūrā*<sup>④</sup>,指的是唐代的铜钱, *mūrā* 同时也是铜钱的计量单位<sup>⑤</sup>。于阗语文献中还可见到另一个与钱相关的词 *ysā'ca*, 恩默瑞克( R. Emmerick )教授将其英译为“thousander”,意为以普通钱的一千倍为基准的货币单位<sup>⑥</sup>。汪海岚( Helen Wang )女史在研究西域出土中古时期钱币时,已经敏锐地注意到,与于阗语中常见的表示 1000 的词 *ysāra*<sup>⑦</sup> 相比, *ysā'ca* 只有在钱数超过 10000 文时才会使用;而且,于阗语中这种以 1000 文为单位来计钱以及采用一个专有名词的做法,和汉语中的“贯”及藏文文献中的货币单位 *srang* 是一致的<sup>⑧</sup>。

在和田出土的一件汉文-于阗文双语契约( Dx. 18926 + SI P 93. 22 + Dx. 18928 )的第 4 行涉及野驼价钱的部分熊本裕教授释作 *kṣasi ysārṛq būnā*, 译为“sixteen thousand *wen*”<sup>⑨</sup>,即 16000 文;吉田豊教授修正为 *kṣasi ysāca būnā*, 译作“16 贯文”,并借此对汪氏见解做了进一步发挥,认为 *ysā'ca* ( *ysāca* )对应的就是铜钱 1000 枚,即汉语的 1 缗或 1 贯文<sup>⑩</sup>。吉田教授选择“贯”这一汉语中特有的货币单位来对译这一于阗语的词,当然是非常有见地的做法。如果他的这一见解正确,那表明于阗人也和粟特人一样,曾经将汉语的“贯”这个词借入于阗语,并造出一个词 *ysā'ca* 来表示,那将是很令人欣喜的发现。不过,这是一件双语文书,与于阗文相对应的汉文部分很清楚是写作“壹拾陆阡文”。西域地区所出汉文契约中所有超过 1000 文的数目,皆是用“千”特别是其大写“仟(阡)”表示,尚未见到有用“贯”者。此处若无平行的汉文文本,笔者将完全赞同吉田教授的读法。不过,在目前尚无确凿证据的情况下,还是不能轻易在 *ysā'ca* 和“贯”之间画上等号,尽管我们承认于阗人将汉地千文计钱的概念引入当地,但毕竟严格说来,于阗语使用一个表示“一千”倍数的词的做法,和粟特语借用意译的“贯”字相比,还是有所

- ① 和田出土的另一件粟特语文书中,超过 2000 文的数目也有用千( *1LPw* )的,参看 Bi Bo and Nicholas Sims-Williams, “Sogdian Documents from Khotan”, p. 501.
- ② 这两件犹太-波斯语文书中不仅提到了粟特人( *swgdy* ),也出现了一些受粟特语影响的词汇,参看张湛、时光上引文,第 78 页。
- ③ 这两个数目分别出自斯坦因所发现文书第 12 行( Utas, “The Jewish-Persian Fragment from Dandān-Uiliq”, p. 129 )和中国国家图书馆所收藏文书第 34 行(张湛、时光上引文,第 84 页)。
- ④ H. Bailey, *Khotanese Texts IV. Saka Texts from Khotan in the Hedin Collecti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1, pp. 60-61; H. Bailey, *Dictionary of Khotan Sak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9, p. 336.
- ⑤ Wang, *Money on the Silk Road*, p. 95.
- ⑥ R. E. Emmerick, “Tibetan loanwords in Khotanese and Khotanese loanwords in Tibetan”, in: G. Gnoli and L. Lanciotti ( eds. ), *Orientalia Iosephi Tucci memoriae dicata*, Serie orientale Roma LVI, 1, Rome 1985, p. 305. 荣新江先生汉译作“一千者”(《于阗语中的藏文借词和藏语中的于阗文借词》,《国外藏学研究译文集》第 6 辑,1989 年,第 89—90 页)。
- ⑦ 参看 Bailey, *Dictionary of Khotan Saka*, pp. 349-350.
- ⑧ Wang, *Money on the Silk Road*, p. 95; 她将于阗语文书中出现 *ysā'ca* 的例证做了一览表( p. 97, Table 40 ),不过,她并未明确指出于阗语的 *ysā'ca* 就是汉语“贯”的借用词。
- ⑨ H. Kumamoto, “Sino-Hvatanica Petersburgensia ( Part I )”, *Manuscripta Orientalia*, 7. 1, March 2001, pp. 3-9.
- ⑩ 吉田豊《コータン出土 8—9 世紀のコータン語世俗文書に関する覚え書き》,神戸市外国语大学外国学研究所 2005 [2006] 年,第 47 页,注 63。广中智之汉译《有关和田出土 8—9 世纪于阗语世俗文书的札记(一)》,《敦煌吐鲁番研究》第 11 卷 2008 [2009] 年,第 175 页,注 2。

不同。

需要指出的是,粟特语的“*ptkwk*”和于阗语 *ysā'ca* 尽管都是以千文为单位来计钱,但在具体使用时,并不完全相同:粟特语中是只要钱数超过 2000 文就用 *ptkwk*,而于阗语中,使用 *ysā'ca* 的前提是数目超过 10000 文。很显然,这种以千计量货币的方法是源自汉地,于阗本地人以及在此活动的粟特人、犹太人,应该是在与当地汉人交往的过程中接受了这种做法,甚至有意造出一个新词来表示<sup>①</sup>。不过,为什么粟特人和于阗人在实际运用时会有所不同?要回答这一问题,应先去正视一个被忽视的问题,即唐代西域地区的汉人如何用“贯”。对此,如实反映时人日常经济生活的汉文文书,提供了重要材料。

### 三、“贯”在西域出土汉文文书中的用法

与拜占庭金币、波斯萨珊银币之类的贵金属货币不同,汉地的铜钱本质上是一种贱金属的、币值很小的货币<sup>②</sup>,日常生活中超过 1000 文的大额钱数出现是非常普遍的现象。西域各地出土的汉文文书,无论是在和田,还是吐鲁番和库车,这样的例证比比皆是。

以和田所出文书为例,在麻札塔格(Mazar Tagh)出土的《唐于阗神山某寺支用历》中,超过 1000 文的数目出现有 9 次之多:“钱壹阡壹伯贰拾文”(5—6 行)、“钱贰阡伍伯文”(9 行)、“钱壹阡柒伯叁拾文”(11—12 行)、“钱贰阡壹伯陆拾文”(15 行)、“钱叁阡玖伯壹拾文”(19 行)、“钱壹阡文”(20 行)、“钱壹阡捌伯文”(28 行)、“钱贰阡肆伯捌拾肆文”(50 行)、“钱壹阡贰伯伍拾文”(66 行)<sup>③</sup>。由这些例证可知,一个大于等于 1000 文、小于 10000 文的数目,一般是用一个数词短语来表示,其中 1000 是由数词“千”或其大写形式“仟”、“阡”来表示。

众所周知,1 贯 = 1000 文,一个超过 1000 文的数目,用数词“千”还是用货币量词“贯”表示完全等值,但这并不意味着“贯”在任何场合可以和“千”互换使用。文书中诸多例证表明,当时的人对于在哪里用“贯”、哪里不用,遵循一定的原则。

上文已经指出,用于表示一千文铜钱的“贯”是从唐代开始变成一个正式的货币量词,“贯”在唐代文献中的高频出现以及“每贯”、“一贯”之类的提法,也反映出其作为唐代最基本货币单位地位的确立。西域地区出土汉文文书中“贯”也是时有出现。在和田出土汉文文书中,“贯”出现不多,目前仅见两例,即麻札塔格出土《唐残帐》中的“(前缺)贯八十四文”、“(前缺)卅贯文”<sup>④</sup>。此处数字都不完整,特别是第一例中“贯”前数字不存,不好做出判断,第二例虽亦有缺,但从“贯”前数字“(前缺)卅”可以肯定是一个大于 10000 文的数额。不过,仅凭此例还是很难弄清“贯”的用法。所幸吐鲁番出土同时代汉文文书中“贯”出现得更多一些,有助于我们讨论这一问题。吐鲁番文书中相关例证列表如下:

表中 8 件出现“贯”的文书,主要集中于 8 世纪。除第 4 件的“(前缺)贯三百文”、“(前缺)四贯文”和第 6 件的“(前缺)伍贯叁伯陆(后缺)”,因“贯”数字前有缺不好判断外,其余无一例外“贯”前数字皆大于十,即它们都是大于 10000 文的数目。这些例证表明,“贯”是出现在钱数超过 10000 文的情况下。

① 这也应该是在粟特本土穆格山(Mount Mug)发现的粟特语文书中未曾见到“贯”的原因所在。

② 李珣《略论唐代的“钱帛兼行”》,《历史研究》1964 年第 1 期;此据作者《中国封建经济史论集》,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222 页。布罗代尔在评价中国古代金属货币时也特意指出这一点:“中国的铜钱币制太小,显然不能承担货币的全部职责。”(布罗代尔撰,顾良、施康译《15 至 18 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 1 卷,北京:三联书店 2002 年版,第 536 页。)

③ 录文参看陈国灿《斯坦因所获吐鲁番文书研究》(修订本),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489—499 页。

④ 陈国灿《斯坦因所获吐鲁番文书研究》,第 515 页;沙知、吴芳思编《斯坦因第三次中亚考古所获汉文文献》(非佛经部分),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191 页。



这两件文书中超过 1000 文的数目在出现时,既有用货币量词“贯”表示,也有用数词“千”的,不过,二者使用的场合区别明显:数目大于 1000、小于 10000 文的,皆是用数词“千”表示,如“四千文”、“一千一百一十四文”、“五千二百卅六文”、“玖阡叁佰陆拾文”、“二千贰佰文”;大于 10000 文的数目,才会用“贯”,如“廿九贯三百六十文”、“一十贯三百六十文”、“壹拾捌贯柒佰贰拾文”、“一十三贯二百文”。由此可见,“贯”并不应用于所有大于等于 1000 文的数目,而仅限于 10000 文及以上数目,换句话说,“贯”前通常会是一个大于等于十的数字<sup>①</sup>。以上诸例表明,“贯”的这种用法在唐代西州的汉人当中是一个被普遍遵循的原则。

回头再来看于阆的情况。尽管于阆汉文文书中尚未存有“贯”、“千”同时出现于一件文书的实例,但文书中诸多例证表明,介于 1000 和 10000 文之间的钱数皆是用“千”来表示;与之相对,麻札塔格出土《唐残帐》中第三例的“贯”是一个大于 10000 文的数额,也和吐鲁番文书中“贯”的出现原则一致。这说明于阆汉人对“贯”的使用应该是和西州一样<sup>②</sup>。也就是说,尽管“贯”的意思是 1000 文,但它并不用于所有大于等于 1000 文的数目,通常只用于大于等于 10000 文的数目,这在唐代西域地区是一个通行的做法。

不过,正如常言所道,所有规则都有例外。“贯”的用法亦是如此,比如,在与有“贯”出现的文书大致同时代的契约、抄之类的法律、经济文书中,会有超过 10000 文不用“贯”的现象存在。以下列举的是于阆汉文文书中的一些例证:1. 丹丹乌里克出土《大历十四至十五年(779—780)杰谢百姓纳脚钱抄》记“脚钱壹拾壹阡文”<sup>③</sup>;2. 丹丹乌里克出土于阆文—汉文双语《大历十六年(781)杰谢合川百姓勃门罗济卖野驼契》中有“驼[价钱]壹拾陆阡文”<sup>④</sup>;3. 丹丹乌里克出土《唐建中七年(786)苏门梯举钱契》中所涉钱数“壹拾伍阡文”、“壹拾陆阡文”、“壹拾阡文”<sup>⑤</sup>;4. 《唐建中八年(787)四月苏某负钱契》有“钱壹拾伍阡”<sup>⑥</sup>;5. 《某年正月六城都知事牒为偏奴负税役钱事》记“共负钱八十千文”<sup>⑦</sup>;6. 中国人民大学博物馆藏和田汉文文书中有“小绵绉价钱壹拾柒阡(后缺)”<sup>⑧</sup>。

这几件文书中所涉钱数均大于等于 10000 文,但并未用“贯”,而是以“千”或其大写“仟(阡)”来表示,如例 1 中 11000 文,写作“壹拾壹阡文”。为什么这些文书中会用这样的方式来表示数目,下文再予以分析。此处需要先说明的是,这几例数目中出现的“千”并非之前提到的数词,而是由其演变来的量词。由于采用同一个字,数词“千”和量词“千”在表示钱币数量时不易区分,一个简单的判断方法是:只要出现在十或十以上的数字后,其“千”又不是数词短语中的组成部分,或者满“十千”却不进位为“万”的,就可以肯定是量词<sup>⑨</sup>。比如,李白《行路难》中的“金樽清酒斗十千,玉盘珍馐直万钱”,其中与“万

① “贯”前数字小于十的情况在文书中也有,如敦煌所出《唐天宝四载(745)河西豆卢军和籹会计牒》中有“肆贯陆伯壹拾柒文”(18—19行)、“捌贯陆伯肆拾贰文”(24—25行)、“伍贯贰伯贰拾文”(49—50行)、“陆贯壹伯壹拾文”(79—80行)(参看池田温《中国古代籍帐研究》463—466页)。这是一件会计账目,数字用大写以避免涂改伪篡,其中“贯”的用法似与我们所说不合,不过,通观全文可知所有数目不论大小超过 1000 文皆用“贯”,这样做可能是为了整个账目记录看起来整齐划一。

② 由于库车出土汉文文书中尚未见到“贯”的例证,暂不纳入相关讨论。

③ 张广达、荣新江《圣彼得堡藏和田出土汉文书考释》,《敦煌吐鲁番研究》第 6 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2 年版;此据《于阆史丛考》(增订本),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276 页。

④ 张广达、荣新江《于阆史丛考》,第 280 页。

⑤ 陈国灿《斯坦因所获吐鲁番文书研究》,第 538—539 页。

⑥ 陈国灿《斯坦因所获吐鲁番文书研究》,第 548 页。

⑦ 张广达、荣新江《于阆史丛考》,第 278 页。

⑧ 此处录文出自文书整理小组。

⑨ 汪化云、肖擎柱《关于汉语“千进制”的讨论》,《语文建设通讯》第 97 期 2011 年,第 24—25 页。“千”是在南北朝以后彻底演变为计钱的量词。

钱”等值的“十千”中的“千”就不是数词,而是量词<sup>①</sup>。可能正是因为这一时期的“千”,既是一个常用数词,又可作量词用,为避免混淆,在表示货币数目时,大于等于“十千”(即10000文)的数目就采用了货币量词“贯”,而介于10000文和1000文之间的数目,其中出现的“千”很确定是数词,不存在与量词“千”相混的可能,因而并未用“贯”来表示。

至于这几例大于等于10000文的数目不用“贯”的原因,笔者以为,可能还是和文书性质有关。在上举6例中,有3件是向官府纳钱的相关文书,3件是契约。和这3件契约文书钱数表达方式类似的例证在吐鲁番和库车也可以看到,如吐鲁番出土《唐孙玄参租菜园契》中“罚钱叁拾阡”的表述<sup>②</sup>,伯希和在库车都勒都·阿护尔(Douldour-aqour)发现的汉文文书上有“驴价钱一十二千文”<sup>③</sup>。不同的地区,同样的表述方法,或许表明在西域地区所出唐代汉文契约中,出现10000文及其以上数目时,不用货币量词“贯”,而是用量词“千”,特别是其大写“仟(阡)”,是一个约定成俗的原则。学者对西域出土中古时期汉文契约的研究表明,当地的汉人在订立契约时,遵循一定格式、运用一些套语来表述契约条款所规定的权利与义务<sup>④</sup>。契约中所涉一些重要数目,如借贷钱、物及违约金等的数量、额度,一般都是用汉字大写来表示<sup>⑤</sup>。不过,契约及纳钱文书中大于等于10000文的数目,不用“贯”而用“千”背后的原因到底为何,笔者尚不能给出合理解释。

#### 四、小 结

尽管从上文所引例证来看,“贯”的使用似乎是被限制在一定的范围内,因而在文书中出现远不如“千”频繁,事实上,作为货币量词的“贯”在表达大额或巨额数目时是具有明显优势的。在阿拉伯数字被引入之前的中国古代,表达数目一般是用“数字(从一到十)+位数词(十、百、千、万)”的短语组合。这样的数词短语在表示小额钱数时还好,但在表示大额或巨额数目时则很容易给人判断时造成一些困扰。如上文表二所引《唐至德二载张公买阴宅地契》记“用钱五十千贯文、帛练五十匹,谨于五土将军买宅地一段”<sup>⑥</sup>。这不是一件现实生活中存在的契约,和衣物疏类似,这类性质的文书,数目往往是虚构的,因此数额经常会非常巨大。书写时如果弃“贯”而用“千”,势必会出现“五十千千文”这样的表述,“千千”连用重复不说,还很容易使人怀疑数字是否有误,而“贯”的使用,则可以避免这种情况出现。再举一例,上文表一所举和田发现的粟特语棉布买卖文书中出现的一个巨额数目“一千贯文”,粟特语原文为“1LPw ptk(w) k pny”(V1a行),此处“贯(ptkwk)”的使用不仅避免了两个“千”(1LPw)的连续重复使用,也使得这个数目更为醒目、容易判断。这可能也是粟特人将“贯”借入其语言的一个原因所在。

① 上引表二第7例中,既有“廿九贯”,亦有“十一千”、“十二千”,“贯”与“千”在同一文书中交替使用,也表明此处的“千”不是数词,而是“量词”。

② 《吐鲁番出土文书》第肆册,第580页。

③ É. Trombert, *Les Manuscrits Chinois de Koutcha. Fonds Pelliot de la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de France*, avec la collaboration de Ikeda On et Zhang Guangda, Paris 2000, p. 54. 原书此处录文不确定是“千”还是“阡”,据图版及此处数字简写的表述方式,当为“千”。

④ 参看吴震《吐鲁番出土券契文书的表层考察》,《敦煌吐鲁番研究》第1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31—270页;池田温《吐鲁番、敦煌契券概观》,《汉学研究》4—2,1986年,第9—57页。吐鲁番发现的唐代契约与中原契约的关系,参看韩森著、鲁西奇译《传统中国日常生活中的协商》,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1—22页。

⑤ 重要地方的数字用大写以防止篡改,前人已多有讨论,参看池田温撰、龚泽铎译《中国古代籍帐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94页;张涌泉《汉语俗字研究》(增订本),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367—373页。

⑥ 值得注意的是,此件用于阴间的契约中所涉数目并未用汉字大写,可能是有意为之,若此判断不误,这个例证也从一个角度说明,现实生活中行用的契约,正规的做法应是重要数目信息采用大写。

与各个民族普遍都有的数词“千”相比,“贯”是汉语中特有的货币单位,用以计量汉地的方孔圆钱。这一货币量词,不仅从中原传到西域地区,并且被在和田地区活动的粟特人和犹太人所借用。尽管“贯”的意思是 1000 文,但并非所有超过 1000 文钱的情况都会用“贯”。西域地区发现的 8、9 世纪的唐代汉文文书表明,通常情况下,只有钱数大于等于 10000 文时才会用“贯”。西域地区汉人的这种使用“贯”的做法,也影响到这一地区的其他民族,于阗语中与货币计量相关的 *ysā'ca* 一词的创造,以及所涉钱数超过 10000 文才会使用 *ysā'ca* 的做法,表明他们这么做完全是接受了汉人的影响。无论是粟特人、犹太人对“贯”一词的借用,还是于阗人对“贯”的用法的借用,是在他们和当地汉人的交流相对频繁、深入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发生的。从一个小小的“贯”字,去钩沉一些不易察觉的历史信息,也是本文写作的目的所在。

## The Use of *Guan* Found in the Unearthed Documents of the Tang Dynasty from the Western Region

Bi Bo

(School of Chinese Classics,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China)

**Abstract:** The use of *guan* (贯) as a monetary unit specifically employed for counting coins in ancient China has escaped many scholars' attention. By examining the examples of *guan* found from the documents both in Chinese and in the languages of the Western Region, which were unearthed in Turfan and Khotan, the present article analyzes how *guan* was used by the people in this region.

**Key words:** *guan*, monetary unit, Tang Dynasty, Western Region, document in Chinese, document in a language from Western Region

(责任编辑 管 琴)